

Poetics of Emptiness: 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



虚无诗学

——亚洲思想在美国诗歌中的嬗变

【美】石江山 著 姚本标 译

Poetics of Emptiness: 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

虚无诗学

——亚洲思想在美国诗歌中的嬗变

【美】石江山 著 姚本标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无诗学:亚洲思想在美国诗歌中的嬗变/(美)石江山(Stalling,J.)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161-2310-2

I. ①虚… II. ①石… III. ①诗歌研究—美国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4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

编委会

主编 张 健 刘洪涛 石江山

编委 (以姓氏首字母排序)

马克·本德尔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蔡宗齐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曹顺庆 北京师范大学

陈小眉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陈跃红 北京大学

邓腾克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郭沂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承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黄运特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季 进 苏州大学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

陆敬思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博达伟 美国密西根大学

苏源熙 美国芝加哥大学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石江山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谢 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奚 密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张 辉 北京大学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总序

张 健

营造良好的世界文化生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对话与交流，借以实现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相对的共通性，由于其包含在特定社会生活内容当中的丰富的情感诉求和对于人性的多方位思考，由于其所具有的较强的可读性和极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它的国际传播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和”。为了“和”，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因为在这种文化看来，绝对的“同”必然导致绝对的“不和”。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之间互荣共生的时代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中国文学因此成为世界上了不起的文学之一，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学的思考因此成为人类思想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文学及其对于文学的思考不仅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保证当今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通过我们创造性的工作，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群能够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重大而崇高的历史责任。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中国内地中文教育与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近年来一直在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方面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切实的努力。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并且从2009年开始实施了一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计划。其旨归有

二：一是希望站在民间和学术的立场，通过与国外教育、学术机构中有识之士长期有效的合作，在海外直接从事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最鲜活的状态和样态；二是希望在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当中为本土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增添新的契机、新的视阈和新的活力。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除组织召开跨学科、跨界别的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外出版发行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重要新作及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在国内编辑出版著名英文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发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海外文情报告以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后续的大型项目，即分批出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我相信，这项计划的成功实施，可以有效地展示中国文学的当代风采，有利于建构世界文学中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有利于不同国家、种族和民族间的文学、文化乃至思想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和调整；有利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创造性发展。它的意义应该是重大而深远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跨学科、跨界别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好；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现已正式出版四期，面向全球发行，在西方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学者、编辑、出版商、发行商、文学爱好者、汉语爱好者当中业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已经编辑出版了四辑；列入“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作品和作品集已经通过了论证和审定，其版权协议、翻译等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完成英译以后它们将由美国方面的出版社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海外文情报告和英译的国内学者论文集的一部分也已进入到付梓出版的阶段。由于中外双方的精诚合作与国内的多方支持，计划终于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初步的实绩。

但另一方面，三年多的传播实践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项事业的高度复杂性和它特有的难度。文化、制度、社会现实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海内外之间多方的沟通与磨合是我们日常的功课；超越实务层面的理性而系统的思考是我们需要迎接的挑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无疑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崇高的事业无疑又是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精力、智力和心力的。究竟应该如何去遴选作品，才能表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的独特神韵和真实风貌，才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怎样做才能保证乃至提高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应当如何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趣味，去看待中国本土的文学及其研究的传统和独特性？如何理解和对待海外汉学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海外传播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资源，提升高学养、有神韵的翻译能力？如何更有利于海外出版物向教育教学资源的转化？凡此种种，显然都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思考。人类崇高的事业必然是有思想的事业。我们需要来自多重视角的洞见与卓识，我们期待更多同道在智力和学术上的跟进。而这就成为我们设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初衷之一。

当然，这套书系的创意，绝非仅仅来自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实践性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它与我们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抱负，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历史趋势、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同样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进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经进入国际性的跨区域、跨文化、跨族群互动交流的新阶段。中国内地与台港澳地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日益频繁而且日渐深化，中国内地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悄然融入世界文学和国际学术的广阔天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缺少不了中国。西学仍在东渐，中学正在西传。在一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当中，如何发展和看待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早已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已然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的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这四者已经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世界性格局正在由此形成。

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然是离不开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特别是当“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然成为一种需要人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新“现实”的时候，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内涵、功能、方法、层次、意义和其所适用的范围显然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

刻变化。“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并非今天才有，但在过去，它们明显属于一种边缘性的附加部分，而今，它却成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无疑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丰富和拓展。这种丰富和拓展要求我们在观念、认知内容、思想方法、研究范式、传播方式、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态度关注和引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的这些历史性的新变化。

世界性的格局，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实际包含了外化和内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其“外化”，是指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在国际上的传播；其“内化”，指的是发生在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内部的自我调整与优化。这种自我调整与优化最为根本的内驱力当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显然又是同域外文学及其学术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文学、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向外的传播及其反馈密切相关的。外化和内化应该是国际化问题当中相互依存、交相互动、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向外传播，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调整、建设与优化。

但问题是，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外化”往往遮蔽了“内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些人看来，所谓“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本身实际上不仅是既定的，而且是恒定的，所谓“外化”或“涉外”，无非是要把这些既定、恒定的东西以一种既有的方式“向外”传播出去而已。殊不知，传播即交流，而交流从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的双方乃至多方或早或迟、或显或隐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情况亦会如此。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学固然依旧是“中国文学”，但它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了“他者”理解的、打上了某种“他者”印记的“中国文学”。这种情况反转回来势必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本土原生的中国文学。在一种世界性的格局之下，“外化”和“内化”、“涉外”和“涉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无论是就传播的主体、客体、中介，还是就传播的环境、机制、动力而言，都会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多层多向互动的转化过程。对于这一复杂的转化过程的理性总结和系统研究，不仅会直接推进海外传播的实务，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和“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当然会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不可忽视。我们应当看到在两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所提供的反馈性影响，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外化”，同时也是为了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进一步“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国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文学及其研究的情况和国外大学相关机构的教学科研情况。尽管我们和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在文学及其研究方面有着丰富而成功的经验，我们无须也不会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他们作为“他者”所提供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有选择地借鉴的。在文化和学术跨地域、跨族群、跨语言的交流与传播当中，“差异”的积极意义有时或许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有了“差异”才会有“差异”与“差异”之间的互识、互动、互补、互融、相生，才可能生成人类文明多元而和谐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其中的一个带有交叉学科性质、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这一由中国文学与传播学两个基本学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耦合而形成的新兴领域，就目前的情形看，已经具有了可持续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比较明确的研究目标。尽管它在短时间内还不大可能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我相信，经过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随着研究资源的不断丰富和积淀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它最终是完全可以建构起一整套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愿我们《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陆续出版，对于加快这一学术发展的进程能够有所助益。

我们希望这套大型的研究书系能够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海外传播与接受基本状况的窗口，打造一个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问题的多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很显然，这套书系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出终结性的统一结论，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次理解、尊重、包容、借鉴乃至超越彼此间差异的新的可能，让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这种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而展开的，“和而不同”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多重对话与往复交流当中，获取新的启示、新的灵感、新的兴趣、新的话题和新的动力。《论语》有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真诚地希望

这套书系的出版能够得到国内外更多朋友的关注，同时也希望海内外有志于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同道们不吝赐教赐稿，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这项有益于人类福祉的事业。

2012年7月29日

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编辑说明

“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是指美国、加拿大两国，尤其是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它是以英语为主要学术语言，以北美为主要基地，以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为目的的机构、媒介、人员及学术成果的总称。传统上，“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被归入北美汉学或北美中国学的范畴。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北美的中国学研究逐渐取代欧洲，成为西语世界新的研究中心。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北美中国学研究更是欣欣向荣。这不仅表现在北美大学相关教学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庞大，专业期刊众多，出版的著作、译作，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的期刊论文的数量据西语国家之冠，而且研究的整体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面对如此繁荣发达的景象，对其进行研究，以往的“中国学”或“汉学”这样笼统、宽泛的概念，已经不足以区分其内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还会影响我们对其学术成果的识别和利用。因此，引入一级学科的概念，将其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及时、全面地掌握其最新文献资讯，追踪其发展动向，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成为一个紧迫的学术课题；在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这一研究也必将承载重要的文化使命。

“21 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的设计和启动，建立在中美两国学术界近年合作开展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基础之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 2007 年与美国知名杂志《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 开始学术合作。在当年，我们为该杂志约了一组中国当代文学的专栏文章(2007 年第 7—8 期)。2008 年双方合作在北京召开了“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双方合作向国家汉办

申请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项目，用来支持我们在美国创办《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杂志，在美国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召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今这三项工作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当中。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践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我们意识到，这些实践工作需要学术的支撑，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同时，我们在实践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这些是我们以往在书斋里或课堂上所不大可能意识到的，于是我们在产生了困惑的同时，也产生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兴趣。我们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驾驭“实务和研究”这两个轮子，那么，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和中国文学研究事业都会获益匪浅。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在2010年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开始系统推进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就是这些学术规划中的重要一项。

正是基于学术和文化两个方面的考量，“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在选题规划方面，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多种海外汉学丛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立足于“新”，将时间限定在“21世纪”。尽管新世纪到现在只过去十多年，但这十多年间，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成果总量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并具有鲜明的特色。我们有信心通过这套丛书，把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最有代表性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次，丛书汇集的是两大类成果。第一类是北美学者用英语撰述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很多，我们着重选择那些在方法论上有突出建树的成果，通过翻译呈现给读者。第二类是中美学者对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进行研究的成果，旨在总结北美学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教训、理论与方法。其三，丛书在研究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成果的同时，也研究这些成果的生产者和翻译者，消费这些成果的北美作家和普通读者，试图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北美传播和影响的“路线图”。

丛书计划出版15部著作，每年推出三四部，用四年左右的时间出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给汉语学术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镜鉴，也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中文版序

20 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诗人都自觉地从西方和东方的文化语篇中融汇“异质文化”诗歌和诗学。尽管他们一直从各自的历史背景中获取营养，但这些诗人似乎都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刻意地寻求和汲取来自东西方最优秀、最复杂、最富挑战和最强大的文化思想，以便能够构思出多种方式来理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全球化世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五四”激进分子和现代派诗歌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场运动的兴起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即意象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但本书的读者耳熟能详的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还有另一个轨迹，它不刻意取代或怀疑经典汉语诗学，而是努力去弘扬它，同时批判性地把中国的哲学、诗学和文学理论与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我所谈到的人物是与《学衡》杂志颇有渊源的学者和诗人，如梅光迪、吴宓；被称为“新儒教徒”的梁漱溟，他把佛教、柏格森和叔本华与儒教（特别是王阳明和王艮的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和异质文化观念；还有“新人文主义者”朱光潜。这些学者思想开阔，学贯中西，他们有意识地相互合作，催生了新颖的现代（而不是既定的传统）文化视野。我在《虚无诗学》中论及的题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文学史。头两章第一次揭示了美国对京派东西现代主义的回应（如作家废名的作品），但这一范例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发生的，1900 年，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他的生活和作品都遭到误解，但却预示着东西方现代主义模式的开端，这一模式后来得到京派思想家们的深化和扩充。尽管费诺罗萨的跨太平洋现代主义范式没有影响到西方现代主义（当时庞德 [Ezra Pound] 还没有发表他的作品），但对他思

想的再评价可以帮助我们发掘潜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他的章节都批判性地探讨西方混杂的东—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诗学，包括加里·施奈德（Gary Snyder）、叶维廉（我既把他看做一位美国诗人，也把他看做一位中国诗人）及韩裔美国作家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她的诗学要归功于道家思想，与叶维廉的诗学形成鲜明对照）。尽管这些人物都有各自的缺点，而且受限于其时代和场所（描述他们的作者也是如此），我相信他们的作品保持了跨太平洋现代主义精神和东—西方诗学在西方的生机和活力，而且为不断前进的中国思想家和诗人所存在的但仍未解决的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遗憾的是，西方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感知、倾听和领会各种不同的文化思路，而正是这些思路构成了“跨太平洋诗学”网络，即我所称的“跨太平洋意象”（transpacific imaginary）。从传统上来说，“空想”（Imagination）一词特指非“真实”的事物，但在许多20世纪理论家的作品中，该术语逐渐用以指称约束某种世界观的绑带或缠结，而且被某些特定社团定位为“真实”的形式。换句话说，它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把“虚构的”社团黏合在一起的胶水，而且为他们“统一和谐”的感觉提供了“假想的”（imagined）结构。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这样的社团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里，“想象”（imagine）这个词就意味着“虚幻”（unreal），相反，把这些“真实的”社团联合在一起的哲学、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力量应该是“意象”（imaginary）。以本书为例，跨太平洋佛教和跨太平洋道教“意象”就可以通过这些哲学、文化、社会、精神和意识形态力量联合的思维方法进行论述。

我相信，由于文化的混杂，如果读者（评论家）还打算使用多样化的阅读方法去阅读文学作品的话，他们必须更多地了解这些“意象”。正像中国学者如果对胡适的作品感兴趣的话，他们就必须首先熟悉杜威（Dewey）的实用主义，去理解这些思想是如何兼收并蓄他那独特的中国文化敏感性的，而文学评论家们则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概念，如“虚无”（这就是从太平洋对岸迁移过来的），才能读懂美国诗歌和诗学。事实上，美国文学评论家一直未能或不情愿去探讨这张东方网络对美国诗歌想象力的影响，因而对我们自身的诗歌传统产生了有限的甚至扭曲的观点。在领悟跨太平洋诗学的路途中，横亘在路上的另一个巨大的

障碍在于几个关键人物和概念。比如说，对庞德的研究已经极大地促使我们详尽阐述东—西诗学复杂的看法，然而他的思想也掩盖了欧内斯特·费诺罗萨同样极具创造力的跨太平洋诗学。也许本书最重要的因素是揭示了费诺罗萨全面的思想范围，没有扭曲其思想去适应他那更出名、更杰出的翻译者——埃兹拉·庞德。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些未经阅读、未曾出版的手稿，这些手稿为我们了解费诺罗萨复杂的佛教诗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在诗歌和哲学上对美国和日本（还有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通过本人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采用中国古典诗学作为基础（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美国现代主义的幻想。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挑战性。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观念其实无法使跨文化阐释造成的激进文化混合物做到简便实用，所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创造解读文学的多元化方法，使我们能够看到对任何文化的“自然”都十分必要的文化转换（由于“自然”总是生长在国家边界内外的其他文化语境中）。我们的职责（即评论家的职责）就是接受诗人的挑战，通过连续的文化转换去拓展、生长和完善自己，去升华自己。但愿我对“虚无”概念的不同作用在美国和跨太平洋诗歌中的思考将会提出新方法、更好的方法来解读我们现今所居住的世界的文化多元性。

在此，我需要提及的是，这本《虚无诗学》中文版是从福德汉姆大学出版社（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年出版的英文版 *Poetics of Emptiness* 直接翻译过来的，在我撰写该书时，我想象的读者为美国人。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有机会为中国读者重写该书的话，我应当特别注意不同的要素。比如说，我阐述了一些基础的中国宇宙学和哲学概念，这些是美国读者必须理解的基本的文学思想，而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这类简单（甚至简化）的解释应不会很陌生。另外，至于就读者对美国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的熟悉程度而言，还存在着一些臆断。然而我认为，这些隔阂和絮叨不会造成任何的不便之处。

如果不是福德汉姆大学出版社愿意给予该书翻译的版权，如果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教授过去五年来一直对本人工作的支持，并为该书的出版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一流的出版社，而且从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文化软实力推广战略研究”中给予经费支持，该书的中文版不可能那么快得以出版。当然，如果不是我的

同事、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访问教授姚本标先生，如果不是他申请到的广西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本书的中文版也绝不可能面世。我有幸结识到这样一位研究美国诗歌的学者，而且他对跨太平洋诗学这一说不清、道不明的领域怀有极大兴趣，于是他不仅把自己的访学时间投入到“翻译”上，而且全身心投入到这项课题中去，最终，他不只是翻译了这些文字，更重要的是阐述了本书和探讨了诗歌多样化问题，还有那艰涩的“异质文化”信息。翻译一直以来而且永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篇优秀译文和一篇蹩脚译文之间的行文是不难觉察到的，优秀的译文只有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思考才能锻造成形。本书是对文化阐释的重新书写，而它的中文翻译又增添了另一层跨文化的阐释和转换，因而，在这层意义上，翻译的担子变得越发沉重。

在过去的一年中，姚本标教授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本书的翻译研究中，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书中一些深奥的术语和概念，以便他可以把这些抽象的观念翻译成明白易懂的中文。这往往意味着需要刻苦钻研经典的哲学词汇，而且要绞尽脑汁创造新词语。尽管存在许多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翻译，但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们能够长期相处、精诚合作，不仅贡献了一本翻译的文学批评书籍，而且是一位中国学者对中美诗歌和诗学空间美国式解读的阐释。我对他的天赋印象深刻，感激我们能有缘结识。我深深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本书中探讨的诗人将成为跨太平洋交流方法的坐标，但他们的课题不会就此结束，正如我们的课题不会就此终结一样。

石江山

2011年3月1日，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致 谢

在此，我将无法保证把所有曾经对本课题作出过贡献的人的名字收录齐全（遍及美国、中国、韩国和英国所有有关系的人），因为本课题的构思过程从我中学时期就开始孕育，我从那时起学习汉语和诗歌。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把我们一家团结起来，感激她把我们家搬迁到欧扎克山（the Ozarks，位于阿肯色州——译者注），就是那儿激发了本人的跨太平洋想象；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对自我（和艺术）本质哲学般的探究养成了我毕生对话的基础；还要感谢我孩童时期的继父，他使中国内功（八卦、形意、太极）和伴随而来的充满想象力的宇宙成为我成长的核心部分。我诚挚感激我姐姐的坚定支持和我兄弟的友好情谊。

我还想感谢众多的老师，从我第一个中文老师李琴鸣（Li Qinming 音译）和她的先生王云龙（Wang Yunlong），到夏威夷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哲学和宗教教授——特别是苏海涵博士（Michael Saso）、弗兰西科斯·维利伦博士（Fransicus Verellen）和帕特里夏·伯格博士（Patricia Berger）。我无限感激已故的琼·乔丹女士（June Jordan），是她向我灌输了这样的信念：诗歌可以而且确实影响着周围的世界。我也感激约翰·弗洛（John Frow），是他减轻了我爱丁堡大学时学习文化理论的痛苦；感谢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UNY Buffalo）诗学项目的教授：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金明美（Myung Mi Kim）、马明前和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我的学位论文答辩主席），其中最后三位是我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他们对本课题严格而慷慨的支持无法估量。我还要感谢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和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友善的职员给予我的帮助，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小时